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四十一回 血模糊命索一顆頭 花綽約詩聯三十韻

卻說秦府，自見葉府這樣冰消瓦解的一來，大家都灰了一半心。柳夫人因道：「為人一世，及時行樂，自不可誤了時光的。像葉老太太，沒享幾年福，忽然遭這一場大禍，眼睜睜看兒子充邊去，這個心可不要碎了。」袁夫人和葉冰山的太太是嫡堂姐妹，這會子見冰山這樣了，料想袁夫人必要去的。但只一去能不能再見一面，便不可預料的了。想到這裡，也不禁悽慘起來。一家人直替擔擾了許多天。自從打發秦珍送他們家去京之後，心略安放了些，又加秦文升了刑部大堂。這一件便在他案下，想起來，葉家不致大受虧苦。一日，正和柳夫人講著。忽然秦瓊送來一個電來。袁夫人忙問：「什麼？」秦瓊道：「好了，老爺來電，說葉冰山已於前夜一點鐘，在監死了。袁太太也投井殉節死了。昨兒老爺自己議了失察處分，到午門請罪，承各位大臣保奏，說葉冰山本來病重，實實不是放死的，蒙恩准了不究。今兒欽差到京復聖。見所抄冊子上，也沒犯禁的物件，姑念葉冰山曾在新疆效力過來，恩准領屍歸葬。」大家聽了都替他一家歡喜，皆額首稱慶。獨袁夫人不勝悲慟之至。又過了幾天，忽然外面人來回，說：「江蘇來了兩個葉府的老婆子，因戴孝著，不敢進來。」柳夫人忙道：「這不妨事，和咱們家的事一樣，哪能講究這些，快傳他進來。」張壽家的答應著出去，一時引進兩個人來，一見柳夫人，便下跪去磕頭。柳夫人叫坐了，那兩個婆子哪裡敢坐。柳夫人說：「坐了好講話。」那兩個婆子才向地下矮凳上坐下。柳夫人道：「你們敢是你大爺派來的麼？」那兩個婆子見問，早沮喪了顏色，撲朔朔掉下淚來道：「大爺自知道削職的信，便謝世了。」柳夫人驚道：「怎麼說謝世了？」一個婆子哭著，一個婆子道：「家大爺本來是膽小的，得了家老爺被禍的消息，早嚇瘋了，再加自己削了職，還要進京去待罪，所以急了，便起這個短。」見那哭著的收了淚道：「這也是冤家到了。大爺天天晚間，說一合著眼便見一個人，手裡提著一顆血淋淋的頭站在面前，那個鬼，大爺說還是認得的呢，不知怎麼，前月二十八晚間，忽然拿寶劍自刎了。」說著，又哭了一會子，又道：「太太知道，大爺在那裡候補，有什麼錢。再說大爺往常使架子不理人，這會子也沒個人代理喪事，還是那邊一個什麼縣丞姓沈的，說是這邊府裡的人，是受過這邊府裡恩典的。知道咱們家是府裡最相好的，他才去借了二千兩銀子，來給大爺成了殮，還了些店帳。此刻要盤喪回來，又沒人理值，那沈太爺有缺去了，他那銀子，說只要還府裡便了。這會子小婦人來，也不為別的，總求太太念先家老爺和家太太在日情分，派個人把家大爺的棺木盤了回來。假貨幾千兩銀子，給家爺落了喪，那不但小人頌德，便家爺在九泉之下，也是銜恩不朽的。」柳夫人聽了這話，止不住眼淚。因一想：「難得葉家有這樣義僕。」因道：「銀子盡用罷了。盤喪我這裡珍大爺去理值吧，銀子要多少使用，只問他拿，一切不可草草了事，都要照頭裡你家赦二爺那樣才是。」那兩不婆子磕了頭道謝。柳夫人叫丫頭們外面留飯去。又把寶珠叫來教他吩咐金有聲去。「著他今兒便去，帳房事件，但另外請人代理了。」寶珠答應出去，一會子進來回說：「金爺說去便今兒去，他家裡沒人，只菊儂姐姐，可否請太太留在府裡照顧。」見柳夫人道：「那叫他放心去，他小姐，我留著家住，給瓊兒媳婦作個伴，倒也很好。你便這樣講去。」寶珠出來，對金有聲講了。金有聲自是歡喜，又把帳房薦了桑春。寶珠說：「好。」便自進來，回了柳夫人。見擺了飯了，便在南正院吃了，回院子裡來。

剛到留餘春山房門口，見迴廊上站著兩個丫頭，說著笑著，寶珠來，也沒看見。寶珠走近看時，見一個是陸瑣琴身邊的丫頭綠綺，一個是笑春。寶珠要聽他們講什麼，便閃在薔薇架後，聽綠綺道：「你小姐的皮胃兒，也真好，偏我們這一位便像個女學究，天天在家裡，要我們做文章。我們都笑說要這個何用？倒不如學做做詩。他便有一番大議論，說那做詩的沒用處，他頭裡見你們三爺，一味子講些詩詞音律，他回來說，人說寶珠怎樣好怎樣好，哪裡知道，是一個一輩子沒出息的東西，連文章也不會做，還說是才子。」笑春笑道：「這話教這位爺聽見，定把腿條子跳斷了。」綠綺道：「現在倒也不了。他因見三爺常進館去，又常做文章去，所以才不講這話了。」寶珠暗暗好笑。聽笑春笑道：「他不愛做詩，怎麼今兒又請白小姐來聯句呢？」綠綺笑道：「他能做什麼詩，做也不過五言八韻的試帖罷了。」笑春笑將起來，忽遠遠有人喊綠綺。兩人便都往惜紅軒去了。寶珠聽說他們在那裡聯句，便同門門跑到惜紅軒來，一進門見滿天井開了垂絲海棠和十姐妹兒。此時正是四月天氣，綠蔭滿地，裡面靜悄悄的，有些吟哦聲。進房去，見許多人圍著中間圓桌上。過來看，是白素秋坐著，拿枝筆向紙上寫，瑣琴、漱芳、菊儂、藕香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8雲、賽兒俱在，只不見婉香，四下看了一看，見婉香打後房出來，笑問道：「可輪到我沒有？」大家都道：「未呢。」寶珠見婉香和眾人，都穿著去年藕香送的絳色平金大富貴單襖子，只素秋、菊儂、賽兒三人不同。素秋穿的是白緞子繡粉紅秋海棠花的單襖子，下面被眾人挨著不見。菊儂是鵝黃平金菊花的單襖子。賽兒卻和自己一樣的紫金冠裝束。眾人也不理寶珠，只看著素秋寫字。素秋寫畢，菊儂正坐下去寫，寶珠便挨到菊儂身邊來看，菊儂回頭笑了笑：「你挨著我怎麼寫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我瞧瞧誰做的好。」素秋在旁笑嗔道：「我肩膀子壓塌了，怎麼站著，總要把這隻手靠到人家身上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人家身上，干你什麼事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寶珠一面笑著，一面看詩，見寫著：

立夏惜紅軒聯句，限八庚三十韻排律，各依年齒接句。

春風歸去也，（瑣）旭日滿窗明。砌草侵瑤檻，（藕）

池波撲畫楹。欄杆猶著露，（漱）庭院悄無聲。

鴛鴦窺人喚，（素）鷓鴣隔樹鳴。

寶珠道：「下面還有一句呢。」菊儂見問，因笑道：「你替我寫一句吧。」寶珠便道：「讓我坐著寫。」菊儂剛站起來，寶珠便換坐下了。提起筆來寫道：

玳梁聞燕語，寶鏡證鴛盟。午夢醒無覓，

寫到這句，還要寫下去。美雲擠著他道：「該我接了，讓開讓開。」寶珠哪裡肯，急急的又寫了一句道：

春情說不清。

美雲撇手把筆奪來，寶珠才讓他坐下。美雲笑道：「這個只能算我的了，這春情一句，該算婉妹妹的。」婉香道：「那我不用這句，改作

辰鐘數不清。疏簾篩竹影，美雲替他寫了道：「這會該是寶弟弟了，我替你寫兩句吧。」寶珠說：「好。」美雲便寫道：

深巷賣花聲。天氣兼寒暖，

麗雲道：「該我了。」便坐下寫道：

時光陰復晴。綺屏爐篆細，

綺雲接下道：

瑤榻簾紋平。蘭葉香風滿，

賽兒便請綺雲代寫，自己念道：

薔薇宿露盈。珠幃垂屈戌，

茜雲道：

銀押響冬丁。

大家都道：「四妹子詩筆好多了。」見他又道：

野馬飛何急？瑣琴贊聲好，接下道：

鳥籠靜不驚。綠蔭琴磴覆，

藕香聯道：

紅雨畫欄傾。

眾人一齊贊道：「這對仗工穩極了，又確切初夏即景。」見藕香又寫道：

屏幾開雲母，

漱芳接道：

棋枰展水精。

大家又道：「這雲母水精，也不亞那個覆字對傾字，」漱芳又寫道：

金爐香乍熱，

素秋聯道：

玉碗茗新烹。一院蜂聲鬧，

菊儂接道：

雙飛與翅輕。日中庭影直，

美雲贊聲好，趕著吟道：

花外竹枝橫。寂寂嫌春困，

寶珠搶著聯道：

慊慊帶宿醅。

婉香道：「怎麼又搶我的，下句你不許聯。」寶珠笑著唯唯。見婉香寫道：

紗廚新薦筍，瑛盞滿堆櫻。

寫著，向寶珠道：「你接一句算了。」寶珠道：「這一聯工穩的狠，又貼切著立夏，教我怎樣聯。」又道：「管他呢。」

竹葉薰杯暖，

麗雲道：

榴花照面頰。水溫看浴鴨，

綺雲道：

柳暗卻藏鶯。曲逕人稀到，

茜雲道：

閒階草自生。好花如有語，

賽兒道：

幽鳥自呼名。

大家稱好，賽兒又道：

釵漫添黃虎，

茜雲道：

經曾教白鸚。

賽兒說：「對的好。」茜雲卻把下句再想不出來，忽看紗窗上一個珠絲網兒被蒼蠅撞破了，因道：

蠅投蛛網破，

瑣琴聯道：

鼠奪燕巢爭。

寫了這句道：「下面只好一家一句了。」大家數了數韻，果然換不轉了，便叫藕香聯。藕香因道：

紅豆吟邊記，

漱芳道：

青山鏡裡呈。

素秋道：

西風休棄扇，

菊儂道：

明月愛彈箏。

美雲道：

插柳懷前度，

婉香道：

飛花又滿城。

寶珠道：

春心愁欲碎，

麗雲道：

詩思苦相縈。

賽兒道：「該結了麼？」因說一句：

坐待夕陽晚，

綺雲收句道：

低徊無限情。

大家圍著，從頭看了一遍。寶珠說：「今兒的詩要算瑣琴第一，大嫂子第二，四妹妹第三，以外都抹倒了。只見重字太多著，還須細細改一遍兒。」瑣琴笑道：「又不刻硃卷去，改他什麼？」寶珠笑起來道：「姐姐動不動便離不了文章，我看今年鄉試，定是你的元了。」瑣琴笑道：「這倒不是玩話，不信，我扮個男子和你同考去，看是誰的元。」大家多笑。因見天晚了，藕香怕有人回事，便道：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著，便自去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題字客來春欲笑，看花人去鳥無言。